

相由心生

境隨心轉

劉素雲老師主講

(第五集)

2010/4/8

香港佛陀教育協會

檔名：52-441-0005

尊敬的師父上人，尊敬的各位同修，尊敬的各位大德，大家晚上好！

昨天我犯了一個錯誤，沒有經過師父的允許，我擅自向大家說，那是我來香港的最後一次和大家交流，在這裡我請師父原諒我的無知和幼稚。遵師命今天我繼續和大家交流，明天還要和大家交流，在我離開香港之前，安排我交流幾場我就交流幾場。謝謝大家！

今天我要和大家交流的是「關於送往生的因緣」。這個問題，不管是年輕的也好，年老的也好，凡是我們修學佛法的人都知道，人生總要經歷這麼一次。這個問題過去我不太接觸，我也不懂，我不知道什麼叫往生。現在我給大家舉兩個往生的例子，來證明西方極樂世界是存在的。阿彌陀佛，只要你真心誠意的念阿彌陀佛，求生西方極樂世界，阿彌陀佛一定會來接你的。這兩個例子都是我的親身經歷，不是虛構的，請大家相信！它也不是神話故事。

第一個例子，是關於張榮珍往生的例子。我的第一張光碟《信念》是二〇〇三年五月四日出。八月初，我接到一個電話，一個佛友跟我說：劉姐，妳不認識我，我認識妳，我看了妳的光碟。然後她就開始哭。因為我不認識她，我說：妳怎麼的了，妳哭什麼？有什麼困難跟我說。她說不知道為什麼，咱倆一對話我就非哭不可。我說：妳有什麼事？妳告訴我。她說有兩個佛友都是肝癌晚期，她說：劉大姐，妳能不能來見見他們。我說：那好，我怎麼能見到妳？咱倆怎麼約？因為在哈爾濱，我一九五四年搬到哈爾濱，到現在幾十年過去了，我能找著的地方非常有限。後來她告訴我是在故

鄉那兒，我說：那兒我知道，我知道我們家門口有個八十二路車是到故鄉的。我說：妳告訴我在哪一站下車，咱倆就在那碰頭吧！

就這樣我倆約好了以後，我就坐八十二路車到故鄉去，是在中醫院那站下的車。然後這個佛友就在車站接我，她姓宋。因為她看過我的光碟，所以我一下車她就把我接到了，然後我們就到中醫院去看這位佛友。這兩位佛友，一位是女的，一位是男的，當時這個男佛友到上海去看病去，我去看的就是這位女佛友張榮珍。因為這個佛友我也不認識她，我和小宋到了醫院，那個病房她正在打點滴。然後小宋就說：張姐，妳看我把誰給妳帶來了？她抬頭一看說：哎呀！妳是不是劉姐？我說是。本來我倆以前從來沒見過面，也不認識，你們知道我第一句話怎麼問人家的嗎？我說：妳能不能放下？實際我問這句話的意思，言外之意就是妳怕不怕死？但是我沒直接說。當時她就坐起來，她說：劉姐，我不怕死，我就要往生西方極樂世界，我要見阿彌陀佛！我不知道在這之前她也沒念過佛，我就以為她是一位念好長時間佛的一個佛友！所以她說這個話，我也沒有怎麼在意。當時她丈夫在跟前，我也不認識人家丈夫，我一下子就把這話就冒出來了。待了一會兒，我們就出來了。

出來以後，我回家以後，隔了四、五天，這小宋就給我打電話說：劉大姐，我那個張姐有個要求。我說：什麼要求？她說：她想让妳上她家陪她念佛。我說：那就念唄，那我就去陪她唄。所以從那天開始，我就每天早晨從我家坐車，到她家去陪她念佛，大約路上坐車得坐一個多小時。晚上四、五點鐘從她家回來，因為我當時有病在家，沒有上班。我老伴說：妳現在退養在家，這怎麼又上班了呢？因為我天天按時，早上八點多鐘上班去，晚上五點多鐘下班回來。所以我老伴問我說：妳怎又上班，誰把妳聘去了？我說：我佛友聘我念佛。就這樣我就陪她念佛。中間又有兩個佛友有事，我

又帶她們上了一趟五大蓮池，去找我那個覺悟師父。所以我陪張榮珍念佛，前前後後也就是十多天的時間。

從我和她第一次見面，到她往生走一共是二十多天，我倆就是這二十多天的緣分。當時我天天陪她念佛，我是八月初和她見的面，好像大約五、六號和她見的面，我十號開始陪她去念佛。到八月十五號那天，因為我是每天早晨起來磕頭，我磕頭的時候不知道誰告訴我的，我看不見，我也聽不見，就是那種感覺一下子就出現了。告訴我什麼？說張榮珍還有半個月往生。我從來沒經歷過這事，我真是特別驚訝！我四處一看，佛堂裡就我自己。因為我老伴在內屋，我想是誰呢？這誰告訴我往生？這時候我就知道往生不就是死了嗎？我自己心裡還這麼想。但是人家這個人也不像要死的那個樣，那我怎麼辦呢？這個時候，我就囑咐我自己，到人家去念佛的時候，千萬不能說出來，你說人家要往生，人家要問你怎麼回事，誰告訴你的，你怎麼說呀？要按我的性格比較直爽，肯定我去我就說了。

我天天從家出發一坐上八十二路車，一道上就想著，不能說不能說，就警告自己不能說。一共過了十二天，我沒有說。這到了第十二天，那我一算，那不就還有三天嗎？說還有半個月往生，那我一算那就還有三天了。當時我就想，你是說不說呢？不說，她要真是那時候走了，什麼準備沒有；我要說了，人家到時候要不走，我怎麼給人家解釋，那我不是打妄語嗎？我就挺為難的。那天我要下班之前，我就跟她丈夫說，好歹是十幾天，快二十天了，也有點熟了，我就跟她丈夫說：常慶，劉姐有句話不知道該說不該說。他說：劉姐，什麼話妳說吧！我說：你家榮珍還有三天往生。一下子就把這話吐露出來了。人家她丈夫就問我說：劉姐，什麼叫往生？我尋思尋思怎麼給人家解釋？想說得圓一點，結果還沒圓了。我想想

我直接說了，我說：按老百姓的話說就死了。人家丈夫眼睛都瞪圓了瞅著我說：不能，劉姐！這哪像要死的樣啊？妳看這麼精神，說話嘎巴嘎巴的。我說那我不知道。他說：那誰告訴妳的？我說我不知道。他說：那妳怎麼說這個？我說我也說不清楚。我說不知道誰告訴我的。就這樣，這不就還有三天嗎？那你看話已經跟人家說了，反正我覺得我告訴你了，那你準備不準備，她走不走，和我沒關係，當時我就這麼想的，我就回家了。

回家，這第二天我還照樣去念佛，要按著這個時間一計算，正好她走應該是九月一號，就是半個月的時間。到八月三十一號那天，白天沒什麼動靜，我也沒在意，還是按時下班回家。到下半夜三點多鐘，小宋就給我打電話說：劉姐，妳快過來，我張姐是不是要走了？我就把我老伴叫起來。我說：走，走，快點，搭車跟我上故鄉。我老伴說：怎麼回事？我說：是不是張榮珍要走了？他說：能嗎？我說：那既然小宋來電話，這事可別給耽誤了，咱們趕快去吧。我倆就搭車到故鄉，到她家。我到她家一看吧，她還像每天一樣，躺在床上，大眼睛轉來轉去的，那嘴型還念阿彌陀佛！我進屋，我到她跟前說：榮珍，怎麼回事呀？妳表現不好？她就笑了：哎呀，大姐，對不起，半夜三更的，把妳折騰來了。我說：沒關係，怎麼回事？她丈夫說，兩點多鐘吧，她要上廁所。我和大軍扶她上廁所，她一下就休克過去了。小宋曾經告訴過大軍，就是張榮珍的兒子，說如果你劉姨我倆要不在，你媽要是有什麼特殊情況，你千萬念阿彌陀佛！這孩子還真記住了。所以他媽一休克，他就念阿彌陀佛，就把她媽念回來了。這樣他們爺倆就把張榮珍就又連扶帶抬的，就抬到床上去了。這我們去的時候那就和往常一樣，她還躺那兒念佛。

這我一看沒什麼事，反正每天我也是磕頭，在這也磕吧，因為

我老伴陪我去的嘛。她家有一個茶几桌，長條的，就是不大點兒個小茶几桌。這面一個單人沙發，這面一個單人沙發。然後我老伴坐一個沙發，她老伴坐一個沙發。張榮珍在床上躺著，小宋我倆就磕頭、念佛。小宋從她家裡拿了一個三聖像，就立到那窗台上。她家是一個東屋一個西屋，我們念佛這個地方，磕頭的地方，就是張榮珍在這屋是西屋，正好是西窗戶。西窗戶上立著一個三聖像，我們就沖著這三聖像磕頭，一邊磕頭，一邊唱著阿彌陀佛佛號。

就這時候，那種感覺又出現了。一句話，什麼呢？說午時三刻西方三聖前來接引。當時我瞅著我老伴坐這邊，她老伴坐那邊，她擱床上躺著，小宋擱那磕頭，也沒別人。我這個時候，我就用了一個小紙條，我就把這話原樣就寫上：西方三聖午時三刻前來接引。沒寫哪天的午時三刻，就這麼一句話，我就把這個條壓在她那個供果盤底下。我當時是怎麼想的呢？我想如果她真是這個時候走的，那我這個是證明，是個證據。因為這個條不是我現寫出來的。如果不是這樣，那我也不知道咋回事，反正我不會編。我就把那個條壓在那果盤底下，我就又去磕頭去了。

這時候我就想那午時三刻是什麼時候我還不知道。我就問小宋，我說：小宋，午時三刻是什麼時候？她說：劉姐，妳幹什麼問這個？我說妳先告訴我是什麼時候，然後我再告訴妳。我看好像她拿手指頭還這麼算算，我不知道她怎算的，她告訴我，午時三刻是十二點四十五。我說十二點四十五。她說：劉姐，妳幹嘛問這個？我說了不能不告訴人家，人家都告訴我了，我就扒著她耳朵小聲的說怎麼回事。我就把這個紙條拿給她看。拿給她看的時候，她瞅瞅我，我瞅瞅她，實際我瞅她的意思，我就問：這什麼意思呀？因為我從來沒經歷過。小宋瞅我，我不知道她什麼意思。完了她又把這個條壓到那個果盤底下，然後我倆就照樣磕頭。就在磕頭的過程當中

，這小宋她哭到什麼程度？就那大鼻涕能哭淌老長。我一看她那樣，我趕快拿餐巾紙去給她擦鼻涕，我說：小宋，妳幹嘛呀？妳哭什麼呀？她也不吱聲，就是一個勁兒的哭。哭哭的吧，這不是我們沖著西方三聖像磕頭嗎？她就哭。完了我就給她擦，她忽然就轉到那個張榮珍那個床那面，沖著張榮珍去磕頭去了。我就去拽她，我說妳怎麼磕糊塗了呢？三聖像在這面。她也不吱聲，還磕。我當時想，這人怎的？這時候，不是我老伴離開那個沙發，就是榮珍她老伴離開那個沙發，就空出一個沙發座，我就坐沙發我看看，這小宋到底怎回事？我就坐在那個沙發上。

這小宋，就給張榮珍磕個頭吧，扭頭過來又給我磕頭。我當時我都有點噁歪了，我說妳真是磕糊塗了，你怎麼亂磕呢？叫我提了她這兩肩膀叫我給她拉起來了。她胖，我都使了老大勁兒，才從地下給她這麼提了起來的。我說：妳起來，妳清醒清醒，妳是不磕糊塗了？我也不知道怎麼回事，她也沒跟我說怎麼回事。這就是九月一號的白天，就是說西方三聖前來接引，就這個，我給它起個名就叫信息吧，我也不知道怎麼說好。是什麼時間呢？我看看錶，大約是四點十五分到四點半這個之間，這早晨發生的事，只有小宋我倆知道。如果我要是知道午時三刻是什麼時候，我都不會告訴小宋的。這個事只有我倆知道，就是榮珍她老伴不知道，她兒子也不知道。後來我跟小宋說：小宋！那要是按照告訴我的那個時間，就應該是今天的午時三刻，因為半個月嘛。小宋說：劉姐，妳說怎麼辦？我說我不懂，但是我想，咱們倆是不是在十二點鐘之前把海青服穿上。如果真是這樣，穿海青服比較莊重。如果不是這樣，咱們穿海青念佛也沒什麼影響。小宋說：劉姐，要不要請那個佛友來助念？我說什麼叫助念？這時我都不知道什麼叫助念。小宋說：就請佛友來念佛。我說這個都歸妳安排，妳讓我幹什麼我幹什麼！

小宋就請了幾個佛友來念佛來了。到中午十二點的時候，我倆就把海青服都穿上了。因為在這之前，我倆就穿一般的衣服。那些老菩薩們來念佛，念念一看我倆把海青服穿上了，就用眼神互相問，那意思說，是不有什麼事要發生，她們倆怎把海青穿上了呢？我倆什麼都不能說，沒法用語言溝通。因為面對著那麼多念佛的佛友，你不能說哪。然後這就接著念佛嘛，念到十二點十五，就開始拉那個防空警報的那個笛兒，可長可長可響的那個聲音。我記著這個聲音我什麼時候聽過呢？就是那時候鑽防空洞，演習，拉這個笛兒。這多少年都沒有這聲了，怎麼突然拉這個呢？拉了三聲。我和小宋倆不由自主的看牆上那個鐘，一看十二點十五。我心裡當時的活動是，還沒到點，它怎麼就拉笛了呢？那不是十二點四十五嗎？這不十二點十五嗎？小宋也看錶，我也看錶，看完了以後她瞅瞅我，我瞅瞅她，彼此再問這怎麼回事？沒到點呢？就是這個心裡活動，但是不能說出來。

那就接著念吧，我們又接著念。念了一會兒，又拉這個響笛，還是三聲，比第一次拉的要響的多得多。就震得她家那個玻璃窗都嘩啦啦響。我倆又同時去看這鐘，十二點四十五一分不差。這時候我的心裡活動就是：到點了，正好是午時三刻呀！那我得趕快看床上這個人，她走沒走哇？我就趕快去看，一看什麼表情呢，就是她的眼皮上下，慢慢的眨了三下，完了我再一看，沒走哇！那還喘氣，那嘴還是念阿彌陀佛的聲，就是這樣。但是也沒法交流、沒法說。小宋瞅我，後來等事情過後以後，我問小宋：妳瞅我什麼意思？小宋說我就尋問妳：大姐呀！那到點了，她沒走啊？我說我看妳也是這個意思。我倆就用眼神來溝通。這不沒走嘛，沒走那就接著念佛，這還沒法說，那就念吧，接著念阿彌陀佛！

就在這個時候，前後也不到一、二分鐘吧，她兒子大軍就攔他

家廳裡擺手叫我說：劉姨，妳來，我有話跟妳說。她家不大點一個小廳，我就從屋裡這不就到廳裡去了。我說：大軍，有什麼事？你說這孩子一句話說得我這頭髮都豎起來了。他說：劉姨，我媽走了。我就想他的感覺怎麼和我剛才那感覺一樣呢？因為她眨的三下眼皮，一瞬間我的感覺就是她走了。但是你用眼睛看，人家還喘氣、還念佛的！就出來以後他兒子跟我說他媽走了，你說我驚訝不驚訝？我當時就問：大軍怎麼回事？大軍說：劉姨，剛才妳們念佛的時候，我想給我媽磕頭。他說我這磕第一個頭，他說就這個額頭還沒挨著地面的時候，就那三人，因為這孩子沒學佛沒信佛，他都不認識那西方三聖是誰。他就指窗台，他說就那三人在我家窗戶上，無限高大，金光閃閃。我說你接著說還怎麼的？他說還有中間那個人，不知道他前胸有個什麼東西，就這麼放光。那孩子一邊說一邊給我比劃著，我說你接著說還怎麼的？他說一會兒就中間那個就變矮了，他給我比就變這麼高。我說還怎麼的？他說兩邊那兩個人跟他變成一般高的。他們三個就在我媽的上方，他媽這不就在床上躺著嗎？他給我比劃，他說：他們三個人就在我媽的上方，他們腳底下都踩著那花瓣瓣。他說那三個人腳底下都踩著花瓣瓣。但是多出一個，我說多出那什麼樣？他說多出那可漂亮了！我說什麼顏色的？他說就是那個藕荷色，就是茄子花那個顏色的。我說你接著說還怎麼的？他說我就想你們三個人腳底下都踩著花瓣瓣，多那個是怎麼回事？他說我這麼一想的時候，我媽一下就立在那花瓣瓣上，然後他們四個一瞬間從這個窗戶就都走了。這就是這個孩子給我說的過程。

大軍那年是二十六歲，學中醫的，那年剛畢業，他根本就不知道佛法是怎麼回事，不知道這個什麼菩薩、什麼佛呀，他沒有這個概念。假如說他信佛，我可能想是不是他想像的。但是這孩子他沒



有接觸過，他不信佛，他想像不出來，他編也編不這麼圓滿，是不是？那你看孩子說了，我們什麼都沒看著哇。後來小宋告訴我她哭是怎麼回事，我才知道。就這個時候我什麼感覺沒有。我除了知道「午時三刻西方三聖前來接引」這句話以外，其他的我什麼都不知道，我什麼都沒看到。咱們都得實事求是說，我跟你們說的是真實的實際經歷。

然後這一看這人還在念佛呢，那我們大家就分批念佛吧。這就是到一號的下午了。到晚上七點多鐘，小宋跟我說：劉姐，妳身體弱，妳上那屋休息休息，我在這屋有什麼事我叫妳。我就上東屋那，我好像還沒等睡著，迷迷糊糊的小宋就喊我：劉姐、劉姐，快起來，我張姐發表演說了。我說：發表什麼演說？我翻身就起來了，然後我就上西屋去了。我進屋之前她說什麼我沒聽著，我進屋以後，我聽到她說的是什麼話呢？她說你們念佛挺辛苦的，現在可以回家休息了，不用念佛了。這是我聽到的她說的。

然後有個佛友，年輕佛友，就說：上業了、上業了。我就問小宋：他說上業了，什麼叫上業了？小宋說就是業障現前了。我說什麼叫業障現前了？因為我哪個也不懂。問完了以後，沒等小宋回答，我脫口就說了一句：不是。你看我還不懂，我還否人家，我說不是。我不知道什麼叫上業，也不知道什麼叫業障現前，我就說人不是。說上業了這佛友就說：必須得大聲念佛，給她壓下去。後來他們告訴我是什麼意思呢？就是必須得用佛號把這個壓下去，就是佛得戰勝魔。就這麼個概念，當時我都不知道。這他們就大聲念。這個時候，床上張榮珍說的什麼話？我讓你們不要念了，怎麼還念呢？午時三刻西方三聖已經把我接走了，我到家了。我又一次頭髮都豎起來了。哎呀，我的天！這話怎麼從她嘴裡說出來呢？因為這個事，除了小宋知道、我知道以外，任何人不知道！怎麼能從這個患

者本人嘴裡說出來了。你看還完全一致。她說西方三聖午時三刻把她接走了，她已經到家了。這時候大家真是目瞪口呆，不知道她說的什麼意思？只有小宋我倆明白。

這時候我就跟小宋商量，我說：小宋，那樣吧，讓老菩薩們到對門去，一邊休息，一邊小聲念佛，別讓榮珍生煩惱，咱倆在這，看看她還說什麼。這些佛友就往外走，往那屋走，就這時候張榮珍就大聲的喊了三聲阿彌陀佛。我給你們形容形容，什麼樣的聲音？就像從那個洪鐘一敲，就那個聲。我當時一閃念是什麼？哎呀！我讀經讀過獅子吼，這不就是獅子吼嗎？那是我第一次把佛經裡的獅子吼，和真實的獅子吼對號。沒有病的人，也喊不出來那麼響亮的阿彌陀佛，喊了三句阿彌陀佛以後，她就把臉轉到牆那面，牆那面還有一個三聖像靠牆立著。她就一邊摸著三聖像，一邊念阿彌陀佛去了，就不吱聲了。這時候就是一號的晚上七點半多八點來鐘，也就這樣！然後這一宿沒什麼事。

沒什麼事，這個時候有個什麼插曲呢？她兒子大軍又說：劉姨，我還得告訴妳一件事。我說什麼事啊？他說：剛才我上佛堂去，我先給佛磕頭。他說我就覺得誰拍我肩膀頭一下，我一回頭沒人，就我自己。沒有人，但是那個聲音，他說在我耳邊響起。就是一個男的發出來像洪鐘一樣的聲音，說了一句話。我說：說的什麼話，你給我說說。他說：汝母尚有一頁未了。汝就是三點水加女字旁，當你講，說汝母尚有一頁未了。我脫口說了一句，你媽還有一宿。那孩子告訴我說：劉姨，不是那個夜晚的夜，是一頁書兩頁書那個頁。我說：那什麼意思，那我就不懂了。然後大軍他爸一個，小宋一個，我們幾個就研究這個頁是什麼意思，沒研究明白，沒有智慧還是愚痴。然後這個事就過去了！

第二天早晨五點鐘，我坐在張榮珍的床頭，她抬頭一眼看著我

說：哎呀，劉姐，幾點了？我說五點整。她隨口說了一句，一夜過去了。就這麼一瞬間我才明白兩個夜（頁）是一個概念，你說一頁翻過去了也可以，你說一宿過去了也可以。人家這回給我們答案了。哎呀！當時我想，太笨了。就這麼一個頁就考住了。這就是第二天早晨五點鐘。她最大的一個特點：不戀親情。一個丈夫、一個兒子，從她有病就是這二十多天，我和小宋在那陪她念佛，她不讓她丈夫和兒子進她這屋。只要他們爺倆一進這個屋，她就這個手勢，意思就出去。所以這爺倆基本不敢進她的屋。有時候趴門瞅瞅，你都不能讓她看見。就這樣的。

這早晨五點鐘，她問我幾點，我告訴她五點。這時候她丈夫常慶就趴著門往裡看。我回頭一看常慶擱那看，我就跟榮珍說：榮珍，大姐給求求情唄，你看常慶可能想跟妳說點什麼，妳就讓他進來唄。這回沒這個手勢，點點頭。我回頭說：常慶，批准了，進來吧！她丈夫就進來了。因為當時榮珍住的那是一個雙人床，她基本躺在靠中間這個位置。這兩邊都有閑的地方，這面是地下這面。常慶進來以後，就一條腿站在地上，一條腿跪在這個床上。這麼趴著跟她說，她夫妻倆的對話我跟你們學一學。常慶說：榮珍，咱倆生活了大半輩子，妳最大的優點是不會說謊話，我問問妳，妳昨天晚上說那個話是真的嗎？是真的！她的回答沒有一個廢字，一點不亂，不重複，非常簡潔，是真的。常慶說：是真的，妳說西方三聖把妳接走了，我怎麼不認識呢？誰是西方三聖？就指著她床邊這靠牆這有三聖像，大勢至菩薩、阿彌陀佛、觀世音菩薩。指著告訴她丈夫。常慶說：行，就算西方三聖把妳接回去了，那我怎麼沒看著呢？她說：你多愚鈍！她說她丈夫，你多愚鈍。完了常慶說：對對！我愚鈍。他說：那我還得問妳，既然已經把妳接走了，妳都到家了，那妳現在不擱我家床上這說話的嗎。那這是怎麼回事？張榮珍說：

我這是倒駕慈航，回來表法。這常慶就問我：劉姐，她說什麼航？我說她說的是倒駕慈航。劉姐，什麼叫倒駕慈航啊？我就簡單的，實際我也不知道多少。我就簡單的把我知道那點都告訴他。常慶說：怪了，她哪知道什麼航，誰教她的呀？這怎麼回事呢？常慶就自言自語的。這就還得接著問，常慶說：好好！就算妳是什麼航航回來了。那妳還什麼時走？她說：我隨時隨地可走。說完了以後，就跟她丈夫說：你該問的我也回答完了，你再問，我沒什麼回答的。人家臉翻過去又念阿彌陀佛去了，不吱聲了。

這就是九月二號早晨五點半前後發生的事。你看五點鐘她問我，我告訴她點嘛。然後她丈夫看，她怎麼讓他進來了，她丈夫她倆這個對話，也就五點半之前吧！就這麼一段對話。這小宋瞅我，我瞅她，因為她丈夫不知道怎麼回事！我倆瞅的真是都目瞪口呆。我倆還不能用語言來溝通，那就接著念吧。當時我就想，就這麼一瞬間的感覺，不管你是用眼睛看也好，還是怎麼的也好，她就是中午那個時候肯定往生！我就知道這個，但是也沒法說。

這個時候，因為她不讓那些個佛友們在這助念，在這念佛。小宋就把她們都打發回家。說你們先回家吧，有什麼事再找你們。這樣就小宋我倆在，在那就念佛。因為就是今天中午走這個事，我跟小宋我都沒說，我就自己心裡知道。我就想那可能就這個因緣，那我們倆就在這兒陪她念佛吧。然後我們就在廚房那屋吃飯，吃飯的時候，我吃飯快，我吃的少，吃完了我就進屋。她大眼睛轉了轉，瞅著我，我說：榮珍，有什麼事？跟大姐說。她就那個面目那表情，就好像挺不自在似的。我說：妳是不是便了、妳拉了？點點頭。我說：來，我給妳收拾收拾。我就給她褲子褪下以後，這個時候她那大便是什麼樣的呢？就像黏黏的那個煙袋油子或者是鋪馬路那個瀝青，就那個顏色的還那麼黏，都攔那堵著。這時候，我想怎麼辦

呢？我就拿那個衛生紙，我就去墊著，我就去給她抓這個。但是用這個紙一抓，它就透了，那紙它就碎了，我想乾脆拉倒吧，也別用紙了，乾脆用手來！我就用手去給她抓這個大便。正在這時候，她丈夫常慶進來，他說：劉姐，妳幹什麼呢？我說：榮珍便了，給她收拾收拾。他說：劉姐，這活怎麼能讓妳幹呢？快點，我來我來。我說：誰幹都一樣，就這樣的，給她收拾乾淨了。收拾乾淨以後，我心裡想就老老實實在她身邊念佛吧。

這時候，快到十一點來鐘又發生一個插曲。我老伴來了，我跟你們大家曾經說過，我老伴不是正常人。來了，那個打扮，叫你一看都非常可笑。小白布衫，短袖的，完了戴個黑墨鏡，還戴個小帽子，手裡拿個小扇子，進屋來了，進屋什麼表情呢？就這樣，走走！召喚我回家。給我氣的，我想這麼關鍵時刻，你怎麼這麼不通情達理，幹嘛讓我回家？但是我不走吧，我還怕他鬧。這個時候非常關鍵！你看都十一點來鐘了，那就還有一個半多小時，這人不就要走了，那我心裡知道！那怎麼辦呢？我就趕快上那屋去拿衣服，常慶說：劉姐，妳走哇？我說：我走，你姐夫來叫我回家。常慶事後跟我說：劉大姐，妳不知道我當時什麼心情，哎呀，我的媽！我劉大姐怎麼這時候走了！就好像天都塌下來了，沒有頂梁柱似的，他告訴我就那種感覺。

我就得跟我老伴走吧，坐八十二回家。到了八十二路車站，車來了，我帶著氣我就上車了。車門關上了，我回頭一看，我老伴沒上車，人攔車下，把我弄車上去了，完了跟我拜拜，跟我拜拜了。哎呀！這傢伙給我氣的。這沒辦法，這車開了，那怎麼的我也得回去。他拜拜了，他幹什麼去，我也不知道！我就回家。回家了以後，我姐在我家。因為我姐腿有毛病，攔床上坐著，一聽門響，說：小雲，妳回來了？你說我帶著氣，那我說話的聲調肯定就不對勁，

我說回來了。我姐說：是不是小華把妳弄回來了？我說是！我說，姐，妳說這人多不通情達理，多關鍵！我姐說：哎呀！可能就這緣分，別生氣了，進屋來吧。我就進屋來以後，我姐為了能轉移我的注意力唄，說：小雲！妳來，坐床上，咱倆看電視。我倆就坐在床上，靠著這個床頭，兩個腿這麼伸著，前面不是電視嗎？電視演的什麼，我一點沒看著。我姐說：不要生氣了，不要生氣了。我说不生氣了。我嘴裡說不生氣，但是大腦就是真空，電視演的什麼我是一點也不知道。

我下地，我拿了三樣東西，什麼東西呢？一個眼鏡、稿紙、筆。我拿了以後，我就放在我這身邊。我姐問我：小雲，妳想寫什麼呀？我說不知道。她說，妳拿這三樣東西，這不就是要寫東西嗎？我說不知道。真不知道！我說妳看妳電視吧。我倆就並排坐著，這麼都眼睛瞅著電視，她看什麼沒有我不知道，我是什麼也沒看著。呆了一會兒，我拿起這個筆、紙，戴上眼鏡，我就開始寫。我告訴你們是什麼感覺，記錄員。根本不用我想，也不用我琢磨，我就是負責記，第一句話一記下來吧，我就非常驚訝！第一句話是什麼呢？榮珍：恭喜妳回家了。我就跟我姐說了一句，我說：姐！人家人還沒走呢？我怎麼寫恭喜人家回家了呢？那我理解這恭喜回家了，那就是走了唄。然後我就記了兩頁稿紙，一點不假。那個話，後來我自己看，我不懂！我都不會。那誰說的呀？我不知道。我兩篇記完了以後吧，我就問我姐說：姐！妳說我寫這是幹什麼用的？誰讓我寫的？我姐說：那妳看妳寫的，我哪知道？那妳自己寫妳怎麼不知幹什麼用？我說：不是我寫的，是我記下來的。我姐說：那妳給我念念，什麼意思？我就給我姐念了。我姐說：就像一篇追悼文似的。我姐說的像一篇追悼文。她說，這個幹什麼用？什麼時候用？我說不知道。這不就說完了。就在這時候小宋來電話，告訴我：劉

姐，我張姐走了。我說什麼時候？她說就是那個時候。你看，就這麼一個時間差，我老伴把我弄回家了。我回家就記錄這個東西，然後人家那面按時往生了，就是午時三刻。你說是巧合嗎？我不知道，我到現在我自己都不會解釋。但是這個過程確確實實是真實的。

這往生以後，往生了，我是第二天過去的。如果說是送往生，這是我第一次接觸，我從來沒有接觸過送往生。我從這次開始，才知道還有這麼個名詞叫送往生。然後我第二天去了以後，小宋就領大家簡單的做，好像那就是做佛事吧！讀《阿彌陀經》，還唱，還敲法器，反正這些我都不會，我就會念阿彌陀佛！我記得那天好像是去了三十個人左右！都是咱們佛友，都穿的海青服，然後小宋在前面領著他們做，我就站在隊伍的最後面。他們說劉大姐妳上前面。我說不用，我就站在後面。我當時是什麼想法？我什麼也不會，我既不會敲，又不會唱的，我就站在後面，你們唱你們的，我還是我的阿彌陀佛！我就心裡這麼想，所以我站在最後。

等這個事做完了以後，她的兒子大軍又向我報告：劉姨、劉姨，怎麼回事呀？就在這個事上，我就把我這兩篇東西就給佛友們念了一遍。我也不知道為什麼要念，也不知道誰讓我念，我就給大家宣讀一遍。大軍說：劉姨，就妳念妳那兩篇東西的時候，他說就這三個人又高大，又閃閃發光。他說中間那個人中間的那個是一個符號，他就給我比劃，那個符號他畫的不是太標準的，他說就那個符號，就從那個人的胸前往外飛，他說大的中的小的，滿屋都是那個號。我說：最大的多大個？他說最大的一個，就把整個這天棚就覆蓋上了，那中的小的都不計其數，不斷的往外飛。他說你們這些穿黑大褂的，就是我們穿海青服，這孩子說我們穿黑大褂的，他說就你們這些穿黑大褂的，每個人給你們發一個那個號。這孩子看的就是這個景象。我是沒看著，別人看到什麼我不知道，我也沒聽他們

說，就這孩子告訴我的。我說你看的，那個號那是叫卍字號，這因為我看佛經我知道，那個號叫卍字號。這個事就過去了。過去了以後，這孩子給我看他的一個本，一個本就好像中間這麼掀開的，就前面也有紙也有頁，後面也有紙有頁，就中間那，他就好像寫了四句話，其中有一句，第一句是「見容勿疑」。看見的見，容貌的容，勿就是不要的意思，疑，懷疑的疑。這四個都是見什麼、見什麼、見什麼，都是四個字四個字的。這孩子問我：劉姨，這什麼意思呀？我看看這四句，我說第一句從字面上來看，就是看住她的容貌有什麼變化不要起疑心，這就是字面的意思。我說後三句我不懂，我看不明白。這就四句話，我就給人解釋了第一句，還不知道是不是這個意思，這個事也就過去了。

晚上發生了一件什麼事呢？就來個人，來個人拿個小塑膠袋，裡面裝的東西。一進屋就是進大門的時候，我們在裡屋，就那個人一進大屋的時候，就非常生氣那個口氣就說：誰姓劉？誰姓宋？小宋我倆都擱屋。我說：小宋，誰呀？找咱倆吧？小宋就出去看去了。他倆就同時進這個屋裡，小宋就給他介紹介紹，她說這是我劉大姐，我姓宋。這人就是非常生氣，就說：我就知道這屋有個姓劉的，有個姓宋的。我還莫名奇妙，我也不認識這個人，你怎麼知道我姓劉呢？那我說就坐下，坐下！我就讓他坐下。他就和我面對面的坐著。說了一句：妳們這兩天那個挺辛苦的，但是你們做的不圓滿。我這人心眼兒實，因為我不會做這個，我也沒有經歷過。哎呀！可下來了個明白人，我可得好好請教請教。我說：你說說，哪兒不圓滿，咱現在還有糾正彌補的地方，你告訴我。「不能說」，就這樣，不能說。我當時心裡想這人怎麼回事？還說我們辦的不圓滿，請教他，他還說不能說，我想咱也別勉強了。這人扭頭就拎那個小包就上廚房去。上廚房，我又尋思，不行！我還得去問去。我就跟



著人家，就上廚房了。

我說我還得請教你，到底哪不圓滿？這人沒出，總有補救的那個地方吧？他說：不能說！不能說！不能說！就那腦袋晃得像波浪鼓似的，不能說！當時我一看，這個人是不是有點不正常？這時候另外一個佛友就說：劉大姐問你，你該說什麼你就告訴劉大姐唄。他說：得燒我這個東西。就指他那個塑料袋裡裝的東西。因為我不知道是什麼，我說：你這是什麼？他說佛經！我說：佛經不能燒。那個佛友說：我們修淨土宗的，那佛經是不能燒的。他說就得燒這個。後來他就拿出，我一看，是什麼？就是那個黃紙上全都是這麼大的那個小圓圓戳，我不知幹什麼的。我說：這個也不能燒吧。因為在我的概念裡不燒紙，不整那些東西。我說就是一句阿彌陀佛佛號念到底，小宋我倆意見非常一致。後來他就想跟我打仗。我一想這人怎麼回事？我也不認識你，這個場合你要跟我打仗，那怎麼辦呢？那不影響這個事嗎？所以我就想我躲著你行不行？我就跟小宋說：小宋，我找個地方，我上小遲那睡覺去。我給妳個任務，我說第一個任務看著他，在這不能讓他燒他這個東西！無論是屋裡還是陽台，都不允許他燒，他拿到外面去燒咱管不著。第二，他怎麼撩事妳，妳別跟他生氣，妳就念妳的阿彌陀佛，我說有什麼事妳叫我。我就上那個小遲家去了，就離得非常近。

第二天早晨，這個小宋三點多鐘就去找：劉姐，劉姐，妳快點回來，鬧起來了。我說：鬧什麼呀？我就回來了。回來一看，哎呀！真是挺熱鬧。這個不是拿小包包那個嗎？說人又有個幫手，兩人。等我一去，我也不知道為什麼，就什麼事沒有了，都消停了。消停了，那我們就接著念佛，然後就該開光，該做這個事。就這個時候，就是張榮珍，就往生的這個，她那個小臉就變得灰土土的。其中有佛友就說小宋我倆，妳們把人送哪去了？送地獄去了。小宋就

有點沉不住氣，就問我：劉姐，人家說咱倆把我張姐送地獄去了。我說得特乾脆，我說：沒有，送極樂世界去了。就這樣吧，一看那小臉真是灰土土的，不知怎麼回事。後來我就想，那個孩子那個四句話的第一句話就是見容勿疑！好像我心裡就有底了，我沒慌張。這個事也就過去了。

然後開光的時候，那個雨下的那個大，就下的那個他們對面那個樓比她家矮一點兒，她家是七樓。就下到那個樓的那個水泡泡，你都看不出個數來，就下那麼大雨。那個雷和那個閃電都像立著似的，又震得那玻璃嘩啦啦響。我當時心想，這麼大的雨，這一會靈車來了怎麼往下抬？不得澆成落湯雞！我當時確實這麼想的。然後這不就開光嗎？當時她親屬都想擠進屋去看。我說：你先別著急，屋小，等開完光以後，你們排了隊，咱們再進去看，要有秩序。開完光以後，立馬天晴，一滴雨滴都沒有了。那個天藍得就像用水清洗過的玻璃一樣，然後就從，她家是西窗，就從那面，應該是南，我不辨東南西北，應該是南，就西南那個方向，飄來的雲彩都是一朵一朵的，從那邊飄過來的，然後還出彩虹。她那個鄰居，左鄰右舍，全都出來看熱鬧，有的從窗戶探出頭，有的乾脆就上街上來。

然後這人家靈車來了以後，人抬靈的，那叫抬人，我也不知道那叫什麼名？四個人戴著白手套，上來抬人來了。抬人，你說我跟人怎麼交代的？我說：拜託諸位，抬的時候四個角往外撐。那人問我：為什麼？我說：你要不往外撐，她就這樣，她縮縮，她軟。那幾個人都那樣瞅我，尋思這老太太說胡話，這死人怎麼還能這樣呢？結果一抬真是這樣的，可軟了。因為穿衣服是小宋，還有個老宋居士，我們三個給她穿的。穿衣服的時候，我說：小宋，我可沒穿過，妳讓我幹什麼我幹什麼。這小宋就是指揮，我就是執行的。小宋說劉姐，妳把我張姐扶坐起來，我就把她扶坐起來。她說：妳拿

背靠著她，我就拿背靠著她。這她立起來了，我靠著她嘛，兩個宋居士一下子就把她那線衣穿起來了，她那線衣是宜而爽的，那是套頭的嘛。我記著買回來的時候，她丈夫說了一句：買這衣服，到時候邦邦硬，怎麼穿？我說只要她喜歡，肯定能穿。結果一點事都沒費，一下穿進去了。就是我們沒有經驗，應該是套起來一起穿，我們是一件一件給穿的。扶起來穿一件，放倒給伸，伸平整了，再扶起來再穿一件，放倒再伸，就這樣的，也不知道折騰多少把。

你看她是肝癌，就是這右邊這個肚子，那大包，那老大那老大的。我們就這麼扶起來，放下；扶起來，放下。後來她丈夫常慶跟我說，她臉變得灰土土的，沒什麼奇怪的。因為他兒子是學中醫的，她丈夫懂中醫。他說因為她畢竟是肝癌，你們這麼來回一整，她那淤氣往上翻，所以她臉變顏色。他說這沒什麼奇怪的，這是她丈夫說的。就這樣，我們就給抬下去。抬下去，她家是七樓，有個小緩台兒，我和小宋是最後一個下樓的。我們想別掉東西，所以我倆最後一個下樓。

你說我們看到什麼樣的景象？就是下面兩邊有一個就像小道似的，它是鋪的那個磚。兩邊是兩排咱們的居士，清一色海青服，每人懷裡一包鮮花。然後堵頭這兒是三聖像，還有她兒子舉著她媽媽的遺像，她家親屬，就是這樣。那個阿彌陀佛佛號，是從空中打了旋兒旋下來的，不像從人嘴裡發出來這麼平面的，不是。哎呀！我一看，我以為是小宋安排的，小宋以為是我安排的，我倆沒有交流。我說：小宋，太壯觀了，真壯觀。這時候，這底下全都是人！不是一滴雨都沒有了嗎？那麼多人都出來看熱鬧。一看這麼多人唱阿彌陀佛佛號，可能她們很少見過這麼出殯的吧，這是一個景象。

再一個景象，她那個靈車停在那個道上以後，它的對面有幾個小店，就是食雜店、理髮店，對面那個樓，一樓就是小門市。哪個

店養了一隻小長毛狗，這個靈車停到這以後，這小長毛狗，就站在這靈車頭的頭前，後腿立起來，前腿就這麼拜這個靈車。然後他的主人就問常慶說：你家這怎麼回事呀？我們家這狗怎麼拜你這個車呢？常慶說：我都忙蒙了，我哪知道？他家主人就拎著小長毛狗後脖頸子那長毛，就給提了回去。提了回去到門口一撒，牠又回來了，還站著拜，一直到靈車開出好遠，不知道怎麼回事。可能這小狗有靈性，牠大概，我們人不知道，牠知道。不知道怎麼回事。

這就往那個火葬場送，送的過程當中，有些老菩薩確實是可能他們有些想法，就他可能拘著我的面子，因為他們和我不是太熟悉的，可能拘著我的面子，沒明著說，但是明顯我感覺到，他們在嘀咕，意思送哪去了？那就是送地獄去了。我心裡明淨的，但是我想用不著解釋，我就認為給她送極樂世界去了。

然後就到那火化場去火化。火化出來以後，那不是長方形的小白盤嗎？把骨灰端出來，他兒子端著，到我跟前說：劉姨，昨天晚上我媽給我托了個夢。我說：什麼夢？我媽說有十七顆舍利子，讓撿出來。我說我還真沒看過舍利子，我就看過照片。我說：那走，咱們端到那窗台跟前亮堂，去看看。我這麼看，什麼也沒有，我看不著，我沒看著。這個孩子，就不是說這麼拔了著挑，是這麼一撿一個準兒，一個不帶錯的，沒什麼準備呀，也不知道還有舍利子，所以撿一個就放我手心，撿一個放我手心，我就這麼擎著手，他就往我手心裡放這舍利子。撿到第十七顆完了以後，那孩子說：劉姨，十七顆夠了。但是那裡還有兩顆，咱別貪了，我媽告訴我十七顆，咱就撿十七顆吧。我說：那既然還有兩顆，都把它撿出來吧。有一個骨頭就這麼扣著，那孩子說，這個骨頭的下面嵌著一顆。我當時想：你透視眼呢？那從上面怎麼就能知道下面嵌著一顆。結果翻過來一看，真是！一摳，摳出了一顆，一共撿了十九顆舍利子。這

孩子就問我，劉姨，為什麼多兩顆？我說我不知道。我不知道就是不知道！咱不能說謊話。這就把舍利子也撿完了，就一直擱我手心。你說我還得去忙活別的事，就擱手心這麼托著。後來我想，我兜裡有個裝餐巾紙這麼大的小塑膠袋，我就把那個擱到那裡。撿這個舍利子，都是什麼顏色呢？全是乳白色的。顏色一樣，形狀不一樣；有圓的，特別圓特別圓的，有帶稜角的，還有一個就像那個北方，我不知道咱們這面有沒有糖葫蘆，就好像一個棍串著三個糖葫蘆，有一個是這個形狀的，這就擱我兜裡揣著，然後我們去辦別的事，就把事情辦完了以後，我們就開始往回返，上素餐館去過齋。

到了素餐館一下車，這大軍就說：劉姨，劉姨，我知道為什麼多兩顆了。我說：誰告訴你的？他說我媽。我說：你媽怎麼告訴你的？那孩子就說，剛才我坐大汽車往回走的路上，我就看天上那個雲彩特別漂亮，好像都是各種各樣的形狀似的，他說我媽在天空給我示現了一個相。我說什麼相？他說金光閃閃的佛相。他告訴我，她還坐著一個東西。我說：她坐的是什麼？他說坐的就這樣式的，長毛的獅子。他說我媽告訴我，她是文殊菩薩化身。告訴我，多那兩顆舍利子，適當的時機送到五台山去供奉，那裡是她的道場。我一聽又目瞪口呆。我說那你媽告訴你，那就按你媽說的辦，我說什麼時候送？他說：那沒說。這樣吧，這個事兒這不就完了嗎？我們就去過齋。過齋完了以後回到他家，他家有一些親戚沒走，我就突然想起這個舍利子。哎呀！我說你們看到過舍利嗎？他們說沒有。我就倒出，又倒我手心了，我說你們看。就這麼一舉，我又驚訝了，全都變成翠綠透明的。剛撿的時候不都是乳白色的嗎？現在全都變成翠綠翠綠透明的。我說這怎麼還變了？因為他們不知道這個變化的經過，我也不知道它會變，不知道什麼原因，前後也就是有三個小時，就連道上，完了再過齋，再上他家，我估計也不超過三

個小時，顏色就全變了。後來我上五台山，找了三個法師給看，是不是真舍利？三個法師都說是舍利。我就說那怎麼回事，它怎麼還變？圓照寺的大法師告訴我說，舍利子是靈體，不是物質；它可以變多，可以變少，可以變大，可以變小，還可以消失。這是圓照寺的大法師告訴我的，我這是第一次聽法師這麼解釋。

就這個事，就在中間還有一個什麼事？他媽就是推到火葬場以後，不得告別嗎？就在告別的過程當中，我們就唱阿彌陀佛佛號，唱了二十多分鐘沒人管我們，我就去問工作人員去了，我說我們唱二十多分鐘了，下一步該幹什麼？那工作人員說：你們按佛家的規矩走，我們不管，你們自己安排。這下我傻了。下面幹什麼？怎麼安排？我也沒弄過這個！大概那個可能是佛力加持，來智慧了，本來不會的事，我就會了。後來他們說妳安排的還挺好，我怎麼安排呢？我說大軍：你給你媽磕三個頭，然後帶著咱們這個居士，念佛隊伍，圍著你媽這個靈床繞三圈，然後從這個門把這個隊伍帶出去，工作人員從這個門把你媽推走。後來他們告訴我說，真安排對了，是這樣。大軍磕完頭以後，就帶著隊伍，我們一邊唱著佛號一邊繞，繞三圈。這大軍就把這個隊伍帶走了。帶走了以後，還沒等我回頭，一個人嚎嚎跟我喊：你們怎麼搞的，我們還沒告別呢，怎麼就把人給推走了呢？我回頭一看，就是那個牆角，站著一堆人，我一個不認識，因為他家親戚我也不認識呀。我說：那剛才我們繞三圈的時候，你們怎麼不跟著繞呢？那人說：你們誰告訴我們跟著繞了？我一想可也是，沒告訴人跟人繞！我當時想，哎呀！這個事咱做的確實有缺欠，那有缺欠就跟人賠禮唄。就這麼一瞬間，那種感覺又出來了。就告訴我：不怪你們，有個金圈他們進不來。我當時自己非常驚訝，哪呢？什麼金圈呀？就在這麼一瞬間，就剛才我們居士圍著那個靈床繞三圈，這不是一個橢圓形的嗎？它就是金圈！

我都不知道怎麼回事。這時我心裡有底了，你們進不了這個圈，不是我不讓你繞，不讓你看。我就這麼一想，一回頭，那一堆人一個也沒有了，不知什麼時都走了，這個事也就過去了。所以張榮珍往生，就奇奇怪怪這些事，真是叫人不可思議。如果我要是不親身經歷，我認為這是神話，但是它恰恰是我親身經歷的。

再接著往下說。張榮珍走了五天以後，給她發送走五天以後，我和我老伴、我姐我們三個在我家早上吃早飯。飯菜盛上來以後，一小碗大米飯，我一口菜沒吃，我就把這個一碗飯，呼呼就都吃進去了。我姐說我：妳有什麼事這麼著急，怎麼不吃點菜？我說：不知道，不知道。然後就把這個空飯碗擱這，我扭頭就往佛堂走，完回頭跟我姐說：妳快點！我姐說：還有我的事？我說不知道。我姐把這碗飯吃完了，就進佛堂。我倆都在我家佛堂，我姐說：小雲，什麼事呀？我說不知道，妳先坐著吧。我就把眼鏡、筆、紙都擱我姐前面擺著。我姐說：讓我寫什麼？我說不知道。這時候我什麼都不知道，然後我姐擱那坐著，我就沖著佛堂站著。大概是不到五分鐘，我這記錄員，那個叫本能還是功能什麼，我也不知道。這回不是我記的，我說：姐，我說什麼妳記什麼。我姐就拿著筆準備好了，我這面就開始說。我說的速度和我姐記的速度一點不帶差的，不是我說快了，她記不下來，或者我說慢了她還得等，不是。我這面說著，她那面就記著。

說了什麼意思？就是說她往生是真實的。二十多天，我從認識到她走，一共二十多天！說二十多天，表了四個法，告訴我表了四個法。第一個是：病苦之法。在這一法裡，她說，現在原話我記不住，在這一法裡她說什麼呢？我以菩薩之身「有病無痛」。這是事實！她四年的肝癌，那麼大的大大小小的包，她沒疼過，沒吃過一片藥。她上中醫院去，我第一次見她，她給中醫院打點滴，那次是

風濕，和這個病沒關係，就是這樣，第一個是病苦之法。第二個是「無常之法」。說人生是無常的，中間也有一段話。第三個是「死別之法」。說生離死別是人生最最痛苦的事情，但是任何人都逾越不了，都必須得經歷的。意思就是這個意思，這是第三個。第四個是「惡相法」。這小臉灰土土，大家都不理解。怎麼這兩人給人送出個小灰臉來呢？這個時候她告訴我們，說她第四個法表的是惡相法。她生前曾經告訴小宋我倆，不給她照相、不給她錄相，後來我們想，妳想照想錄也不行，小灰臉怎麼照！所以也沒照相、也沒錄相。

她說表這個法有兩層意思：第一層意思，對在場的有形眾生、無形眾生都是一個考驗，就是你是真修行還是假修行，看這個臉就能鑒別出來，這第一層意思是這個。第二層意思，就是眾生愛著相，我表這個「惡相法」，就是讓眾生不要著這個相。就告訴你特別明白，因為張榮珍是一個非常愛美的人，那絕對不像我這土老太太，可愛打扮了，那特別富態，那人家穿著打扮都很講究、很講究的，就是這樣。所以就想，生前是那麼一個漂亮的美人，死後就是這樣，這不是一付臭皮囊嗎？所以不要著這個相，人家是這麼告訴我們的。

然後這四個法說完了以後，就說什麼時候把那兩顆舍利子送到五台山，誰去送，到時候我會告訴你們的。最後寫那個意思是什麼？我現在我都不知道。就是這些話都完了以後，最後一行，另起一行寫的妳和小宋，後面.....，六個刪點號。然後最後是她的落款，還有落款，落款是什麼？文殊菩薩示。就是這個指示的示，兩橫底下一個小字，這個示。文殊菩薩示，這就是結尾。我也說完了，我姐也記完了。我看我姐，我姐看我，無話可說，莫名其妙，這什麼意思？這怎麼回事？當時就這麼想的。後來小宋看了這個以後，我



給小宋看，小宋說：劉姐，妳這個沒記下來，怎麼還帶六個點的呢？我說：不是，這就是原樣，人家告訴你的原樣就是這個，咱不能給人竄改！這就是整個張榮珍往生的經過。

就在這中間，還有一些個插曲，我就不能一一給大家細說。等到三週年的時候，她是二〇〇三年的九月，應該說九月一號往生的，她實際走是九月二號，你說九月一號也行，九月二號也行。就是二〇〇三年往生的，到她往生三週年的時候，我寫了一個《張榮珍往生紀實》，我是什麼意思呢？就是如果說，我以後往生了，我要不把這個東西留下來，沒有人能說得這麼詳細，能這麼真實。我不是想宣傳這件事情，我想給後人留下，說不定我走了以後，這個東西會有什麼用處的，所以我就寫了一個紀實。這就是張榮珍真正往生紀實的真實情況。這是我要舉的第一個例子。

第二個例子就是和我一起到香港來，我們一共四個人，一個刁居士，一個謝居士，一個叫于居士，我們四個人。其中那個刁居士的丈夫齊樹傑，他往生。我們倆是多少天的緣分呢？七天，七天的緣分。因為當時我身體狀況不像現在這麼好，我那時候有時還比較弱。就是有一天十點鐘左右，上午，我接到一個電話。是咱們一個居士李靜如給我打的電話，我和李靜如也不太熟，見過面。她說：劉大姐，咱們有個佛友她丈夫病了，妳能不能來跟他說說。她的意思就什麼開示開示。我哪會什麼開示！我說嘮嘮嗑還行，我說就約個時間我去吧。我是約的一點，我就過去了。過去以後，當時他那個是一層樓是三戶。她們倆，小刁和李靜如把我接到，就帶到中間那個門去。我以為那就是小刁家，實際不是。小刁告訴我，那個屋是她臨時租下來的，她家就是側面的那個門，待了我們在這屋嘮了一會嗑。小刁說：大姐，去看看我家老齊。我說：那過去吧！我們就過去了。過去了，他個挺高，我說他能有一米八多。後來小刁跟

我說：大姐，他沒有那麼高，她說不知道為什麼，後來他怎麼愈來愈高，她也感覺到變高了。我說那我不知道，原來我不認識，沒看到過。我進屋的時候，他擱床上躺著。這面是門，這我一進屋正好我也瞅著他，他也瞅著我。我沒有分別心，我不是說，哎呀！有病，怕傳染，我得離開你遠點！我沒有這個心。所以我搬了個小凳，我就坐在他床跟前。這個時候，他就坐起來。

坐起來以後，就把腿搭了在床邊上，這樣我倆是幾乎就臉對臉了。你看我對著床坐著，他坐起來又，我倆就對臉。他就這臉愈來愈往我眼前靠，就說了一句，聲音不太大：大姐，送我一程。我說：我不會！他就一聲不吱了，就這麼瞅著妳。後來小刁說了一句：哎呀！趁大姐擱這，咱們一起念念佛。好像老齊說了一句：妳真自私，還是妳，反正就是批評他老伴了一句。到現在我不知道，小刁我們多次在一起探討這個問題，沒探討明白。因為我上她家去那天，我發燒，但是這個事任何人不知道，老齊也不知道，小刁也不知道。小刁說：大姐，妳說那時候老齊他有心通？他知道妳發燒？我說那不知道。待會兒就說：大姐，回去休息吧。我這就回家。小刁就給我送到樓下，她家是六樓，送到樓下外面那個大道上，跑車那個大道那個地方。她說：劉大姐，看來我家老齊就得妳送了。我說：小刁，不是大姐推託，我不會送往生，那程序我全不懂，妳請人來送往生，我去念阿彌陀佛，我念佛絕對誠心。小刁說：看來不行！她說哈爾濱有名的送往生的我都請來了，我家老齊別說還坐起來，不吱聲，連眼睛都不睜，你再一問他晃頭。她說看來他就相中妳。我說妳看怎麼就相中我這不會的呢？這沒辦法。我就回家的時候，我進屋就跟我姐說：姐，這怎麼辦呢？我也不會送往生！我剛才去看這個，他讓我送他一程。我姐回答我的話，慢悠悠的：求佛力加持，磕頭。我姐說話慢悠悠的。我就想，那我就磕頭求佛力

加持吧。這一天，就我第一次見面的這一天是陰曆的七月十二，咱們數著手指頭，這就第一天，我倆見的第一面。

第二天早晨起來，我就按我姐告訴我的，磕頭，求佛菩薩加持。你們知道我怎麼求的嗎？我就一邊磕頭一邊說：阿彌陀佛，快幫忙！我不會送往生，這麼大事可別給人家耽誤了，快幫幫我怎麼辦？我就這麼求的阿彌陀佛。心誠則靈，然後就兩字：妳會。我說我不會。人家告訴我，我會，我馬上反過來說我不會，就沒有動靜了；過了大約二、三分鐘，又出四個字：有人幫妳。這是第二天，就陰曆七月十三，出了這六個字。我跟我姐說：說我會，還說有人幫我。我姐說：說妳會妳就會，說有人幫妳就有人幫妳。這就第二天吧。

第三天，我心裡還忐忑不安，沒有底兒！磕頭，我還得求阿彌陀佛，還得幫我想辦法，我可真是不會！這時候就把他往生的日子告訴我了，陰曆七月十八往生。這一天就是十二、十三、十四，這第三天。第三天早晨就把他往生日子告訴我。這個我可學乖了，我可知道這是天機不能洩露。所以我連我姐我都沒說，我就自己知道。但是我上他家去的時候，陪他念佛的時候，我想跟小刁說：小刁，不知誰告訴我妳家老齊往生的日子。小刁說：大姐，大姐，妳別說，我沒有定力，妳說了我該惦記是回事了，妳就自己知道吧。所以這個事就我自己知道，誰都不知道，那就我知道！這七月十四。

七月十五，我上他家。我臨走的時候，我說：老齊，明天七月十六，我去給我爸爸媽媽掃墓，那正趕上七月十五，我們那車人家訂的，就訂到七月十六。我當時心想，不告訴七月十八往生嗎？那滿趕趟！這事我可有底兒。我說：明天我去掃墓，可能回來晚，要回來晚我就不來了，你別老盼我。我說我要回來早，我就過來。點點頭。這是七月十五吧？七月十六，這是我倆認識第五天，我就去

掃墓去了。掃墓回來，應該說比較早，我是一點多不到兩點到家的。按道理我應該上他家去看看，我們倆家離得不太遠，走路也就十幾分鐘。我沒去，我擱家幹什麼來的？看了三個光碟，關於送往生的。我不知道誰安排的，看了三盤光碟也就到晚上了，我就沒過去。這就是第五天，這就陰曆七月十六。

第六天就是，轉過去就是第六天，就陰曆七月十七。早晨我跟我姐說：昨天我一天沒去，今天我得早點過去。我姐說：去吧。我就背我那個小花包，就我這回過來我背的，我上哪都是我那小破花包，把海青服擱裡。我姐說：呀！今天怎麼還背個包，還拿海青服？我說不定有用。實際我心裡知道，我告訴我姐，我說今天晚上我不一定回來，妳自己掂對點飯吧。我姐說：妳那都是大事，正事，妳不用惦記我。這我就去了。我去我再給妳們說說，我倆見面是什麼樣的景象。他擱那床上躺著，我這麼一進門，正好他看著我，我看著他。一看著我雙手合十，躺在床上雙手合十，那個臉笑得簡直像一朵花一樣，那麼燦爛。你說一個病人，就看著我就能笑到那種程度！我就走到他面前說：怎麼樣，昨天想我沒有？他也笑了。

他身邊有兩個伺候的，一個是誰？就是他的外甥女兒，大雲，一個是咱們香港有的佛友認識，大吉。他們倆擱那伺候他，大雲坐到床裡，大吉擱地下站著。這時候我們倆一對話的時候，這老齊就瞅著這個大吉：你出去。就讓這個大吉出去。這大吉就不甘心出去，瞅瞅我。我說：讓你出去，你就先出去一會兒。我的感覺他有話要告訴我。大吉就非常不情願的慢慢的往外走，然後大雲問我：劉姨，我出不出去？我瞅瞅這老齊，面無表情，我說：大雲，要不妳也先出去一會。這大雲就從床上下來就往外走，這兩孩子都往外走。我是面向老齊，背沖著門，所以這倆孩子怎麼走，走得多慢，我沒看著。然後我就問他：什麼事？他就把我這個手提起來了，他不

擱那躺著嗎？把我這手提起來了，就在我手心兒，滿手心兒畫了一個圓。我笨！我不知道什麼意思，我就用眼神問他：這什麼意思？因為那個床的那邊還有兩個老菩薩，擱地下坐著念佛。我估計他是不想讓別人知道，這是我分析的。

他這個圓我就沒看懂。他就比，讓我把耳朵放在他嘴邊兒。我就把耳朵放在嘴邊兒，他告訴我：大姐，我三十號走。我說，對！他說的三十號是陽曆，就是第二天陰曆十八。所以你說我倆配合得多麼默契！沒有溝通，只是我知道的是陰曆，他知道的是陽曆。他什麼時候知道的，我不知道。反正我知道的我沒跟他說，他事先也沒跟我說過。就這一次，他告訴我三十號走。我說對！我說：老齊，好好念佛！因為我這幾天他跟我說話，他說：大姐，我就是發願！他說發願，我就是發願要往生西方極樂世界，我要見阿彌陀佛。這真是發自內心的大願！另外，他真心懺悔，他說我過去殺生。他過去在空軍地勤，那飛機場，年輕不懂，殺過蛇，他告訴我。他說我對不起牠們！說的說的，那眼淚都淌出來了，真是發自內心的懺悔。願也發了，懺悔也懺了。我說咱們的任務就是老老實實念阿彌陀佛，其他的事都由阿彌陀佛來安排。我說聽明白沒？點點頭，聽明白了。這一天就是陰曆七月十七。

到下午的時候，他就這個，屋裡有人，他就這個，我說時辰，用手指頭給我表示的時辰。然後到晚上的時候，大家就念了一宿佛，念佛的時候，他老看他那手機，我不知道怎麼回事。甚至我都不知道他那個是手機，我不會用手機，我也不認識他那是手機。我看他一會看一會看，後來我問小刁：老齊老看那是什麼意思？小刁告訴我：他看的是手機，那上有時間。她說：他這人這一輩子都是為別人考慮，不考慮自己；他看大家念佛辛苦，他想早走。我要早走了，大家就不那麼累了，他這人就是做人做得真好。然後這回我知

道了，我就告訴他，我說：不能老看這個，分散注意力，得好好念阿彌陀佛，就這樣。

再說到半夜，十二點左右，他開始折騰，手舞足蹈的，就給你的感覺，他非常難受，非常痛苦。有一個老居士告訴我，說他身邊有兩人，我一看沒有，就我在他跟前。我就去找，找誰呀？那老居士告訴我，說不是咱們這個人，是你看不著那個人。我說你能看著？他說我能看著。我說那你告訴我什麼樣的人。她說兩個女的，有一個梳的這個門臉頭，有一個是那個披肩長髮。我說：她倆幹什麼的？他說：一個攔後面推，一個攔前面拉。你問問：她倆要幹什麼？他怎麼溝通我不懂。他告訴我，他說她倆說，拉他上陰間成親。我說那不行！人家發願往生西方極樂世界，兩個拉人去成親的？我說讓她退！我也不知道哪來的那麼個勁兒，他們說我可橫了。我說退！就告訴我那老菩薩說：她倆跟妳講條件，我說什麼條件，提！他說：她倆讓妳度她。我說：怎麼度法？教我方法，我不會。說讓妳上佛前發願，妳一定度她倆成佛。我說那好說，我到佛堂就跪下，我還給那兩人起個名，一個叫大慈菩薩，一個叫大悲菩薩。我說大慈菩薩、大悲菩薩，你們倆聽明白我的話，一定不要障礙齊樹傑往生！如果妳障礙他往生，妳們會造罪業的；如果妳們要有智慧，助他一臂之力，他成佛了，妳們也得救了。如果妳相信我，我今生一定修行成佛！我成佛後，不管妳倆在哪一道，我一定度妳倆成佛。那個告訴我的那個佛友說，一瞬間就沒有了，就消失了。你說這是一種什麼樣景象？這也是我沒有經歷的。

這晚上就這樣，後來他們說我給人說了三段。第一段：老齊你既然發願要往生西方極樂世界，你不好好念佛，你手蹬腳刨的，你幹什麼？你說話算數不算數？你是不男子漢大丈夫？這就第一段。第二段：給人家冤親債主開示一段。後來他們說，我還說，我說我

哪知道什麼冤親債主？我會開示什麼？我怎麼說的，你們跟我說說。這都後來別人跟我說的。說妳跟他冤親債主說，要助老齊往生西方極樂世界；說妳以後要是修成佛，妳救她們，都讓她們成佛。第三段說的什麼意思。反正說我一共說了三段。說我說這些話的時候，前後能有三分鐘。說完了，立馬這老齊就安定了，一點兒也不折騰了。這是半夜十二點。後半夜非常消停，哎呀！大家念佛念的可齊了。

到第二天早晨，我就是不吃飯、不喝水、也不上廁所。小刁說：大姐，妳看妳也不吃飯，也不喝水，哎呀！我看著都不忍心了，那我給妳整碗米湯，妳喝點兒唄！我說那行。她給我整米湯，我就去喝這個米湯去了。等我回來以後，小刁跟我說：大姐，誰誰誰，哪個老居士說了，說你家老齊就這樣，半個月也不能往生。小刁跟我說，我說那我不知道。她說那我讓那些老菩薩們回家休息，行不行？我說那我也不知道。實際我心裡知道，就是今天的上午，那我不能說！就我自己知道這個時間，再就老齊知道，就我倆知道。後來我和老齊不用語言，我想是不是一種心靈的感通？他尋思什麼我知道，我尋思什麼他知道，挺奇怪的。這個你讓我學我都學不上來。

然後，這小刁那面把那些老菩薩們都打發回家了，我這面不知道，我不知道她把人都打發走了。我就在這，等我喝完米湯回來，他外甥女正給他換短褲。因為他熱，他把那個T恤衫和長褲都脫掉了，就穿一個短褲。他外甥女給他換那短褲，雖然他已經很瘦了，但畢竟是一個男人，他那個骨架在那。這大雲一個人整不動，我就給她抬屁股，我說抬，我這麼一抬，大雲就把這褲子給他穿上了。穿上以後我就說：老齊，昨天晚上，你老看這個，著急不行，什麼時候阿彌陀佛來接你，那阿彌陀佛的事。我說你就得好好念，你不能

老分散注意力，這回咱好好念阿彌陀佛，行不行？點點頭。我說念阿彌陀佛，阿彌陀佛！他念的速度非常快，阿彌陀佛！就這樣的。

我說老齊，現在是早晨，那就是九點多鐘，將近九點半。我說有點涼，我拿這單我先給你蓋上，等一會兒熱了，我再給你撤下來，行不行？點點頭。然後我就拿個單給他蓋上了。蓋上，這我們還正說著話，還告訴他念阿彌陀佛，他還念阿彌陀佛。再一看往生了。就這麼快，大概是九點半前後，就這個時間走了。你說迅速不迅速？完了，大雲我們幾個，當時在屋裡的好像不超過五個。反正大雲我倆是在最前面，我倆趕快跪下念阿彌陀佛、阿彌陀佛、阿彌陀佛，念了一會兒，我看看確實是往生了，走了。我說：大雲，去要陀羅尼被。這大雲就找我們小刁去，她是大雲的老姨，就找她老姨去要這陀羅尼被。這小刁還問：要這幹什麼？說我姨父往生了。這小刁都不太相信。這還說半個月不能往生，怎麼這麼一會兒往生了呢？我說：妳進來看看。拿陀羅尼被進來一看，確實是往生了。然後我們就給他蓋好了以後，我們就念佛。就在老齊往生的這個過程當中，真是非常殊勝！

他就在這之前，他就曾經跟小刁說過：小刁修行的，形式的東西多。他說你別看我，我也不燒香，也不磕頭，也不讀經的，西方極樂世界有我分。這是老齊生前跟小刁說過。小刁沒瞧得起人家老齊，說那個心話，你也不念佛，也不修佛的，我是修佛的。現在老齊走了以後，現在我和小刁我們一起嘮嗑，這回小刁說：好多問題我回過頭一想，哎呀！我才明白了怎麼回事，人家真上西方極樂世界了。這就是老齊。

等他走了第二天，就是已經火化完，也不是第二天，還是第三天，我記不太清楚了。我早晨擦地，我姐說：小雲，妳擦完地，妳坐我這，我跟妳說點事。我就把地擦完了，我坐我姐那兒，我說：



姐，什麼事？我姐說：我跟妳說說，妳看這怎麼回事？我說：怎麼的？她說剛才，因為我家那床這樣式的，我姐就在那個床上靠著床頭這麼坐著，她告訴我，就她的右邊床下方，剛才就有一個像。我說什麼像？我姐說：妳別說，我說，我說完了，妳看是怎麼回事？我說：那妳說。我姐說就一個像，不是正面對我姐，有點側著，笑呵的，濃眉大眼的。我說：都說什麼了？我姐說：他說的那話，我能記住。我姐就告訴我什麼話什麼話。我說：姐，妳把它寫下來。我姐就寫下來，就是一首一首的偈子。這就是老齊走了以後，二、三天以後。在這大約是一週左右，就出了好幾首偈子，大約能有個十來首，或者十多首。我說：姐，妳都記著。

因為這次來，他這個材料我沒有帶來。我想今年的七月十八是老齊往生三週年，我還想準備給老齊也寫一個往生紀實，和張榮珍的一樣把它留起來，說不定以後有什麼用。因為我知道我不說謊話，我不會瞎編，我也不會誇張。這些事都是實實在在的真事。至於它是怎麼回事，你讓我說我解釋不清楚，但是我可以坦然的告訴大家，我沒有神通。因為我對那個，本身我都不懂，我怎麼能追求神通！所以就是這種感應也好，還是怎麼回事也好，我現在我自己也解釋不出來。反正這些事不是我親身經歷的，別人給我講，我肯定不會立馬相信的，我覺得像神話故事一樣。這就是我所經歷的兩個往生情況。老齊走了以後，他往生的情況，他是什麼品位告訴了，法號叫什麼也告訴我，就是這樣，很奇妙！

時間不太多了，我再給你們舉一個簡單的，也是往生的例子。有個就是佛友，她原來不信佛。後來她認識我以後，她說：劉姨，我不知道信佛是怎麼回事？但是妳信佛，我一接觸，我覺得劉姨妳這人好，那妳信我也信。就這麼的一個佛友。後來她媽媽有病了，她說：劉姨，妳能不能跟我媽說，勸勸我媽。我說行。我就上她家

去。老太太病得挺重，躺不下，就坐著。這嘎達掖一個枕頭，非常痛苦。我說：大嫂，妳能不能念阿彌陀佛？妳要不念阿彌陀佛，大嫂，妳走的時候非常痛苦，妳得念佛。她說：我念！挺聽勸的。我這個佛友還說：劉姨，妳說話真好使，一般勸我媽，不一定能勸得動。妳一跟她說，我媽就說念。這老太太說念就念，念了半個月以後，她姑娘又打電話說：劉姨，我媽又不念佛了，說念煩了，還是怎麼的了。我說那不行！我說：妳媽要不念佛，走的時候非常遭罪。她可能攔那邊就聽住了，我就聽她喊：妳告訴妳劉姨，我念佛、我念佛！我倆一共就中間見著這一面嘛，我就見她一面。後來她往生了以後，我又見著她的。然後這念佛嘛。

有一天，我去上醫院看另外一個住院的佛友，老太太就這時候往生了。她姑娘打電話找我，就找不著我了，給她急得夠嗆。後來我老伴等我回來，我老伴告訴我：誰誰找妳，妳快點去吧！她媽媽往生了。我知道是不是沒有什麼準備？我就把我那陀羅尼被，我就給她拿著。到那一看，這幾個傻姑娘把她媽平著放那了，什麼也沒蓋，就那麼晾著。我也沒敢說，人家孩子們都不懂！我心想多虧我把陀羅尼被帶來了，我就給她蓋上了。我說：妳媽躺著走的？佛友告訴我說：劉姨，我媽是坐著走的。我說那怎麼躺下了呢？她說：打電話找妳找不著。我問我姨父說，我媽坐著走的怎麼辦？我姨父說放倒。我老伴給指揮的，讓放倒。人家幾個姑娘就把她媽放倒了。就沒說你再蓋上個單什麼的，告訴放倒就放倒了，就攔那。等我去了以後，正好是最熱最熱的天氣。一進屋，一下那個熱氣直撲你！我就心裡想：哎呀，我的媽！這麼老熱天，這可怎麼整？老太太可胖了。

你說這回我怎麼求的阿彌陀佛？要說到關鍵時刻是不是叫智慧，我也不知道。我就一邊給阿彌陀佛磕頭，一邊心裡想，阿彌陀佛

快點送冷氣！讓阿彌陀佛快點送冷氣。說完了以後，就一個勁的念佛，磕頭，念佛！我就是這點，可能是這種真誠心，真感動了佛菩薩，感動了天和地。她家是一個屋，一個小廳，她那個廳和屋之間沒有什麼門檻，那個門檻就是一個小銅片，是什麼的，反正就象徵性的像個門檻似的。後來她姑娘說：劉姨，妳進這屋。我說：什麼意思？她說：妳進來試試。我進屋我告訴你們什麼感覺？這不就這麼一個小片片嗎？這面就是這個廳，熱嘟嘟的，這邊就是她媽那個屋，她就擱這床上！一過了這個小銅片，那感覺就像咱開冰箱那個門似的，一進去冷氣撲面。哎呀！給我心裡高興的。哎呀！這求阿彌陀佛真管用，真給送冷氣了，我就這樣的。結果她家人、親戚來都不理解。這些成天嘟囔嘟囔念，念阿彌陀佛，那三天，這大熱天不把人都念臭了？她家親戚不滿意。後來跟我一起送往生的那個夏大姐，老太太挺倔的說：到時候妳自己聞，看她臭不臭！就這樣式的。結果走得非常好，就是二十四小時以後，給她擦身洗臉的時候，容貌都變了，就是這臉蛋都像塗的油彩似的，眉毛也變黑了。原來白頭髮多黑頭髮少，現在是黑頭髮多白頭髮少了。那孩子們都看得目瞪口呆！

尤其幾個姑爺，原來都不信，這下可服了。她有一個姑爺，原來就是一說按這種方法發送老太太，直摔門。等那個擦身那個時候，我擱門口坐著，我就瞄著她這姑爺，我就看他什麼表情。完了去了進屋，他那是就去驗證去了，到底什麼樣？去了以後一看，哎呀！我媽比生前還漂亮。出來以後，走到我跟前說：劉姨，這回我可服了，我媽真好！他說：我媽生前也沒這麼漂亮，就像化妝一樣。等到出的那一天，比這天還漂亮。你說孩子們服不服？親朋好友服不服？所以把不信佛的孩子，這不就度進佛門了嗎？

我今天給大家，我叨叨叨叨的，因為我看時間比較緊，我就想

把這幾個真實的情況告訴大家，你真心誠意的念佛，你好好的做人，佛菩薩真是滿你的願，真來接你。張榮珍這是不是活生生例子？她就是和老齊他倆共同特點，做人做得非常好，親朋好友沒有不懷念他們的。一提起來都說：這是好人，不自私，不說謊話，不打妄語，德行好。我們這麼多念佛人，這都有樣子在這給咱們擺著。為什麼我這兩天一直說，我說如果大家總想眼見為實，說我們沒親眼看到，妳說了我也不信，妳中間有沒有水分，那我沒辦法，你要實在不信我真沒辦法。所以我真是發這個願，我真是想立馬就給大家做個樣子，我就給你們表演表演，讓你們看著我是怎麼活著往生的。不是說非得你死了以後，哎！你再倒駕慈航。我說你現在就可以倒駕慈航，你現在就可以為眾生表法，我真是這麼想的。但是如果阿彌陀佛批准了，我立馬給你們表演；如果阿彌陀佛還有任務交給我，還需要我再待兩天、待兩年。那我一切聽阿彌陀佛的，我現在真是這樣的。

我為什麼今天要給大家講關於往生的事？我想每個人我們都要經歷這一步，你往生到哪都是往生。你往生西方極樂世界是往生，你往生到三惡道也是往生。你往哪往生？你這個一定要弄明白，不能把道走錯了，現在不能再糊裡糊塗，這也放不下，那也放不下，可是來不及了，你還放不下呢？你這個肉身你都帶不走，什麼你能帶走。你兒子能帶走？孫女兒能帶走？什麼都帶不走，得趕快放下。就把握好當下，把握好你的每一天，不要再左顧右盼了，時間真是來不及了，來不及了！我的同修們！我真是著急了！我這人本來是性格內向的人，我覺得我這次來香港，我每次面對鏡頭的時候，我說話語速都比較快，我自己琢磨這怎麼回事？我本來是說話比較慢的，比較柔和的，怎麼現在這兩天我就覺得我像放連珠炮似的，哎呀！就是急了，我覺得時間太緊了。

我的經歷，我的感受，我如實的告訴給大家，告訴我的親朋好友，告訴我的同修們。我希望你們趕快把目標確定，然後堅定不移的念佛，求生淨土。我勸一些老菩薩們，如果你們示現了病苦，我不知道我這麼告訴你們，能不能接受？求往生，不求生！我記著老齊，我第一次見他的時候，我就立馬勸他求往生。另外一個老菩薩勸他：你好好念佛，你說不定還能好過來。我趕快用手，我去抓她的手，我攥她，我不讓她說。這個時候你必須得態度堅決，我就是勸你往生，你必須堅定這個信念。你不能再讓他，這個勸往生，那個勸求生，你不把他弄糊塗了嗎？我們送往生的同志們、朋友們，可千萬別耽誤人！你可別亂送，你亂開示！你開示亂了，你把人開示到三惡道去了。他放不下，一定要勸他放下！我經歷了這些往生的，走的好的我看到了，走的不好的我也看到了。為什麼不好？很重要很重要一條，放不下！你就一件事放不下，你都走不了。哭！哎呀！你跟他一說，他聽明白了，那眼淚就流下來了。就是放不下，死死的抓住！你說都到那時候了，你還想不通？

有一個出家師父的媽媽，往生的時候我去送。我現在想起來，我都很遺憾！就是什麼？我應該在那守著，我沒在那守著，人家第二天讓我們回家，我就回家了。哎呀！所以現在我就想，老人家那麼信任我，告訴他兒子，走的時候讓劉居士來給我送往生，送我。我真去送她，但是就一個特殊的因緣，師父說八小時非常主要，所以他媽媽走的那天晚上的八小時，我沒離開，那我守了。我們是一小時一換班，我是九個小時連著念下來的，我沒有換班。

結果第二天早晨來接班的告訴我們，晚上念佛的，現在可以回家了。我不想回家，但是沒有地方，人家說讓回家就回，等聽召喚吧。結果我就覺得我沒有盡職盡責，如果我一直擱那守著，可能就會非常好了，但是也可能就這個因緣。所以我告訴大家，就是送往

生：一是要真誠，不在人多人少；二是要死看死守，不能離地方，必須要負責任。你就想，一個人這一生可能就這一次機緣，錯過了，真是坑人！所以咱們送往生很辛苦！能不能吃得起辛苦？不能隨幫唱影，就這樣阿彌陀佛、阿彌陀佛，不好使。真誠心發不出來，你送不了人家往生極樂世界。就是咱們做什麼事一定要真誠。

時間快到了，我今天就是給大家說了這麼多，不知道對大家有沒有什麼啟示和幫助？反正我還得強調，時間緊了，大家加油！努力！一定要回家！今天就說到這。阿彌陀佛。